

艺术史研究丛书 范景中 主编

SONG LUO AND HIS FRIENDS
COLLE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OF
UPPER SCHOLARS IN KANGXI YEARS

宋荦和他的朋友们

康熙年间上层文人的收藏、交游与形象

陆蓓容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艺术史研究丛书 范景中 主编

SONG LUO AND HIS FRIENDS
COLLE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OF
UPPER SCHOLARS IN KANGXI YEARS

宋荦和他的朋友们

康熙年间上层文人的收藏、交游与形象

陆蓓容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惠卿

责任校对 李 颖

责任出版 毛 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荦和他的朋友们：康熙年间上层文人的收藏、交游与形象 / 陆蓓容著.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6.3

(艺术史研究丛书 / 范景中主编)

ISBN 978-7-5503-1000-1

I. ①宋… II. ①陆… III. ①汉字—法书—收藏—研究—中国—清代②中国画—收藏—研究—中国—清代③文人—人物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G894②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3143 号

宋荦和他的朋友们

康熙年间上层文人的收藏、交游与形象

陆蓓容 著

出品人：祝平凡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 218 号 / 邮政编码：310002

<http://www.caapress.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18.5

开本：710mm×1000mm 1/16

字数：220 千

印数：0001—3000

ISBN 978-7-5503-1000-1

定价：62.00 元

目 录

绪论 / 1

- 一、缘起 / 1
- 二、文献综述 / 6
- 三、前情提要 / 13

第一章 宋荦的收藏 / 23

- 一、规模 / 24
- 二、来源 / 27
- 三、讨论 / 34
 - 1. 类目 / 34
 - 2. 书画次第 / 36
 - 3. 清初鉴藏家的宋元观念和南北宗观念 / 39
- 四、鉴定 / 49
- 五、鉴赏 / 63
- 六、流散 / 68

第二章 宋荦的交游 / 93

- 一、“当代画家” / 94

- 二、“画家”的身份和地位 / 101
- 三、艺坛中的遗民与顺民 / 108
- 四、“当代书画”之功用 / 116
- 五、文坛交游中的古代书画 / 124

第三章 从形象到时风 / 142

- 一、人物形象的影响因素 / 145
 - 1. 个人意愿 / 145
 - 2. 后人选择 / 146
 - 3. 传统新变 / 157
 - 4. 时风改易 / 163
- 二、鉴藏的地位 / 166
- 三、汉隶趣味的兴起 / 179
- 四、书画鉴藏的“坚守” / 187
- 五、飘荡的回声 / 198

结论 / 216

附录一：宋犖旧藏知见录 / 220

附录二：《授砚斋鉴藏录》书画部分 / 243

附录三：《授砚斋鉴藏录》与宋犖的旧藏 / 258

主要参考文献 / 275

致谢 / 288

跋 / 290

绪论

一、缘起

在阅读清初文献的时候，宋荦的《西陂类稿》吸引了我的目光。此书的康熙刻本手书上板，写刻俱精，本身就无愧于艺术品的美称。我由是检阅了其余几种宋荦主持刊刻的书籍，发现它们除了无一例外的刻印精良之外，还各自包含了不少与艺术相关的故事，其中又尤以书画鉴藏为大宗。这一切促使我一步步地走向了以宋荦为中心的清初书画鉴藏研究。我会在不久之后对宋氏作更详细的介绍，以后亦会随文说明他的生活和性情。但此处首先要为读者引出些基本信息：

宋荦（1634—1713），河南商丘人，字牧仲，号漫堂，别号甚多，著名者有早年的“绵津山人”，晚年的“西陂放鸭翁”，等等。他是降清大臣的儿子，十五岁（1648）就获得出任通判的机会，但由于奉父亲之命家居读书，备考乡试，又迭遭父母丧¹，足足耽误了十六年，直至康熙三

年（1664），才获得黄州通判的实职。此时他已经展露出对书画文玩的兴趣，又把苏轼当成了学习的榜样。康熙十六年（1677），他补官理藩院院判，仕途开始顺遂起来；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升江西巡抚，康熙三十一年（1692）转江苏巡抚²之后，几乎成了东南地方最具盛名的二品大员。此时已有一大群人围绕在他的身边，陪他谈天、作诗、赏画，奉承他的鉴定眼光，而他的诗文集中也开始出现一些题咏书画的篇章，尽管始终为数不多。他对当时流行的书画理论颇为熟悉，具有“正确的”趣味，也能作一点考证。但他不擅长书法，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宋荦题跋，多数是其子宋至代笔书写的。

今存的诸多赫赫名迹，都钤有宋荦的印章，这是他与鉴藏史最为直接的联系。这批书画大多质地不凡，我们在各大博物馆中徘徊流连时，往往偶尔与它们相遇。宋氏还亲自坐实了他对鉴藏传统的热心参与——他为中国艺术史学者耳熟能详的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顾复《平生壮观》、高士奇《江村销夏录》三部大著写过序言。

宋荦还擅画。《国朝画征录》记其笔墨，尝言：

耳濡目染遂得画法。尝写水墨兰竹小幅，踈逸绝伦，非丹青家所能窥也。³

近人马叙伦亦记一件《岁寒高节》卷子：

此卷所绘为松、竹、梅，以寿节母者。竹为宋牧仲作，颇佳。⁴

但他的画作流传极少，以致渺茫难征。顷见普林斯顿大学所藏山水一帧，恐怕并非真迹，且俟日后详谈。我们今日能见到的，大多是以他为主人公的各种文人行乐图和纪念性图绘。例如，禹之鼎就为宋荦画过《国门送别图》，时当康熙四十七年（1708），他在苏州当完十三年江苏巡

抚，又入京当完三年吏部尚书，终于以七十五岁高龄致仕还家。那幅画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后留念之一。

宋荦有六个儿子，其中宋基、宋著、宋陆早卒，而宋至、宋筠、宋致都较为长寿，官也当得不小。宋至（1656-1725）字山言，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八年后官至浙江提学使，是一位颇有成绩的藏书家，部分藏书得自乃父。宋致（1671-1734）字稚佳，曾任四川、湖南布政使，我们知道他曾经向王翬求过画。⁵宋筠（1681-1760）字兰挥，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当过翰林院检讨和奉天府尹，继承了宋荦的部分旧藏书画。

事实上，当你走进宋荦的生活圈，便不难发现，各种文献都证明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几个儿子之外，他的师长、朋友、晚辈和后人，也都与鉴藏发生密切的联系，而程度各自不同。为了讨论这些情况，我决定通过三章，由点及面地建构本书的框架：

我会首先勾稽宋荦的鉴藏故事。其次扩大到书画在他的社交中究竟具有多大普遍性，又起到哪些作用。这两类探讨的时间将集中在康熙后期的三十年内，侧重于基本史实和某些可能在鉴藏圈子里相当流行的观念。可是鉴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它既不自清初始，也并未在清初消歇。这段历史在宋荦身后依旧不断延续，并在无意间改写了清初的一代风流。换句话说，我们对康熙时期文人从事鉴藏活动的各种“印象”，其实受到后来每一种趣味潮流的洗礼，因此是层累地造成的。为此我最后又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宋荦与他的三位著名朋友王士禛、朱彝尊、高士奇身上，希望通过说明他们生前身后的各种故事，呈现出这些故事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试图勾勒清代鉴藏史的某些趋向。

以上诸端可以视为一个从宋荦出发，层层向外展开的同心圆结构。撇去些许波折不言，这个同心圆的三层，将分别主要对应个人的历史、交游的历史和观念的历史。时间上，前两种历史是所谓个人规模上的历史，是康熙中期至末年，宋荦一生情境的层层展开；而后一种则是节奏缓慢的历史，是与书画鉴藏相关的各种思想观念生成、衍变和更替的过程。空间上，第一种历史基本上发生在宋荦一生游走的自然地理空间内，随其所在而移步换景；而后两种历史则发生在以“上层文人”之身份为准入条件的文化场域之中，这种场域对所有合格者开放，他们可以通过书简、诗札和各种其他文字参与活动、表达意见，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如此，本书便成为两种节奏先后并行的复调乐曲，它想要表现清代鉴藏史中的种种起伏。

在此，我本该开宗明义，陈述本书的意义所在。但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意义”，与其说它自然存在，一经说明便能倾倒一片，倒不如视之为被赋予的。不必说每项研究对它的作者来说各有着一份独特的意义，就是对于读者，它的意义也会因为每个人的学术训练、研究领域乃至兴趣爱好之别而吹万不同。那些把自己的著作说得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作者，恐怕不是未谙于各学科间的理路之别，就是多少有些自欺欺人。鉴于本书的读者应当至少是一位艺术史爱好者，我谨为自己的工作赋予如下意义。至于是否情辞相称，就要等到终篇之时再见分晓了：

书画鉴藏的历史非常悠久。到了明代，它已经逐渐成为文人雅趣中常见的一项。诸多学者有见于此，已经从各个方面讨论过它。通过几部详实的个案和专题研究，我们对明代书画史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吴派的兴起、南北宗论的成说、鉴藏世界里的“士商互动”，以及文人的理想

生活等等，都有了亲切活泼的了解。可是随着时代下移到清初，与几乎有如星汉灿烂的鉴藏家群体相对的，是丰赡而可据的个案研究仍然大有可为。比如说，尽管目前对这些人的收藏史实并非一无所知，但鲜少有人能为他们整理一份可信的藏品目录。由是，当讨论康熙年间的文人收藏时，最常见的论述便只能据有限的事实，作半是人物介绍、半是“重要藏品名单”的泛然陈述；欲追问这一时期的鉴藏活动怎样继承前朝遗绪，发生哪些或明或暗的变化，又如何影响后人，就更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我很希望对这些问题稍作分辨，试图说明某些史实和观念，并提出一些对鉴藏史发展趋势的观察与假说。这样的工作当然非常近于学界常言的“填补空白”，可是我认为“空白”不能仅是过去所不知道的某些事实——这种说一千道一万也讲不完的“事实”，是永远不可能穷尽的——它应该是某些前人未曾发问，或者未能答好的问题，以及答案。厘清史实、提出问题和抽绎答案，是一个不断循环的美妙过程。因此我既希望本书的个案能成为符合情境的合格内容，为更多好问题和好答案奠定基础；也希望那些假说和分析，可以随着新研究的不断展开得到证成或反驳。由是，我们终将获得更多对于清初鉴藏史和文人生活的真切知识。把这一时段放回历史长河之中去，中国古代艺术史的拼图会更加完整可观。

退一步讲，我本人把历史看成一门“知今”的学问：多数史实既已发生，又经考定，便不再掀起大波澜；但人们怎样理解、评价、解释，乃至再造它，却随着一条在不同时代中蜿蜒曲折的观念线索而不断变化。只要没有发生大变乱，这条线索可以一直绵亘到今天。要想理解当下的古书画鉴藏活动，理解圈中人种种行为背后的动机，恐怕不能只看资本

的潮起潮落。亲近一下康熙年间的“艺术市场”，起码有助于理解人们津津乐道的风雅，并帮助思考“风格”、“真伪”、“贵贱”这些观念是怎样成为问题，而今人在这些问题上的各种看法，又是怎样隐然肇端于历代前贤。

对我来说，如果本书的构想和结论有补于往昔，有益于认识我们自己，它就具有真实有效的意义。在鉴藏史的语境中，我相信它的价值会得到合理的评判。

二、文献综述

为我讨论的话题撰写研究综述颇为困难，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内容实在太多，而针对宋荦的个案研究又实在不那么多。我先撮述基础文献情况，次之以文学、艺术和思想史上几部有用的专门研究，最后再来介绍具体的“宋荦研究”之成果。

《续修四库全书》⁶和《清代诗文集汇编》⁷，为我的工作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根据精善之本批量影印，虽然不加“整理”，却能够完美地呈现原本的真貌。引用起来，等于直接使用古籍本身。《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收入大量重要的清代书画著录著作，集部别集类收入不少清人诗文集。而《清代诗文集汇编》所收，又补《续修四库》之不足。它们很好地满足了我检读清代鉴藏著录和二三流作者诗文的需要。其他的一些丛书当然也贡献良多，例如《四库未收书辑刊》⁸、《四库禁毁书丛刊》⁹等等。要言之，我所引用的文献，除非有常见通行，或者多所拾补的整理本，否则尽量使用影印本，以减少中间转录出错的

可能性。很幸运地，宋莘自定的诗文全集《西陂类稿》，在他卒前两年已经刊刻完成。2006年，此书收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丛书汇刊》¹⁰影印出版。本书引用宋莘各种诗词文章，都将以此本为据。此外，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各藏与宋氏相关的重要文献一种——《授研斋鉴藏录》¹¹和《存劄》¹²——并且都是稿本。这两部稿本提供了太多重要的信息，我会尽量披露和引用原文。当然，我更希望读者可以亲自调阅它们。上海图书馆还藏有一部乾隆年间刊刻的《商丘宋氏家乘》¹³，通过此书，可以简单认识宋莘的孙辈和部分曾孙辈们。

明清的鼎革和顺治朝的建立，已经成为史学界的传统领域，各种原始文献和研究著作异彩纷呈；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¹⁴一书，详细说明清朝定鼎的过程，可以取为最基本的参照。这部书甚至提到了宋莘的父亲宋权，他正是在这一趟天崩地解之中挣下家业，奠定了整个家族的基础。欲了解本书的主要观察对象，也就是清代的“文人”，三部著作可供进一步参阅：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¹⁵、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¹⁶和佐伯富《清雍正朝的养廉银研究》。¹⁷张氏最大的贡献，是提出根据功名的有无和高低，将研究对象分为上层绅士、下层绅士和非绅士三种类别。他认为取得举人以上功名，或业已居官入仕的，可视之为绅士中的上层。此外，张氏还提供了读书人怎样成为绅士，绅士与庶民的生活有何不同等各种知识。后来万木春曾经延用张氏的分类，将“绅士”易为“文人”，来讨论晚明李日华时代的士林众生相。而本书也将径取此义，以观察基本厕身于上层文人之列的鉴藏家们——我对下层文人也很感兴趣，但这些人的材料实在有限，我只能在偶尔遇到他们的时候，尽己所能地多攀谈两句。瞿同祖和佐伯富那两部著作向我们说明了清代地

方政府机构的成员、运作和经济来源这些看似琐细，实则大有裨益的问题。宋荦和他的朋友们当然多数都是上层文人，也常常出任中央或者地方官员，本书虽然不会过多涉及他们的政绩，可是我们必须了解这些背景知识。这些知识清楚地说明，文人的逸乐和风雅并不是无限自由的，只要他们身负官职，就必须首先了却公家事；而公家事却一点儿也不简单。由此，我想首先提醒读者：永远不要把斯文风雅的逸乐放大为文人生活的全部，除非他有机会享受漫长的闲居岁月。对那些浮沉宦海，甚至还没有机会进入宦海的人们来说，那只能是生活中最为理想的一个面向，甚至于就是“理想”本身。

康熙一朝以其赫赫成就，成为史家特别钟爱的时段。具体到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问题上，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¹⁸和黄建军《康熙与清初文坛》¹⁹，是两本提供了不少信息的著作。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勾连出康熙朝文坛的热闹情形，呈现出纵横交错的文人关系网。这两部书所说明的内容，可以取为谈论文人交游和日常生活的背景。不过他们格于文学史研究的体例和“家法”之限，未能再进一间。在这方面，我想提出多年致力于自晚明以至清季的思想史研究的学者王汎森来作补充。王氏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论》²⁰、《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²¹、《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和心态》²²等诸种著作，以各自成篇的专案研究为主，从各种角度讨论了四百年来的政治、学术和思想的变迁情况。本书所论的文人娱乐、士林风习等等，无不与这四百年中激荡的思想风潮互为表里，因此阅读这些著作将非常有助于理解本书所讨论的史实和观念。我要尤其提出王氏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²³这一单篇。此文非常深入细致地探讨了康熙以降的文字

狱及乾隆朝的思想禁制工程，说明当时一般士人感于高楼风雨之酷烈，常常自觉地审查自己和他人的文稿。这一篇文章不但足与我所言的清中期以后文人兴趣之转向相参看，同时也足以反观康熙朝相对自由和洒脱的风气。要之思想和文化、观念实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艺术趣味和娱乐项目的改变，也都笼罩在这一切之下。

说到我的本行，首先要揭出万木春的《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²⁴一书。这部书除了参与贡献出“上层文人”的概念以外，还讨论了很多与本书时代不同而焦点相近的问题。比如说，万氏谈及了晚明人的鉴定方法，他们心目中的“画分宋元”观念，以及南北宗论的成因，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降至一甲子以后的康熙中后期，不是仍然存在，就是还在产生各种影响。于是我很自然地接过话头，把故事继续写下去。因此在某些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方面，我应当向作者表示感谢。封治国《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²⁵一书可以视作万氏大著的姊妹篇。他们两位对项元汴家族和李日华圈子的研究，呈现出艺术和鉴藏在明中期以后江南——尤其是浙江嘉兴——文人世界中的分量。本书关心的时限既已下移，地域又不尽相重，固然可以看成是独立的新篇章，然倘若时时与这两部书相映照，读者或许能够听出一支乐曲是怎样悄然地换羽移宫。关于清初的鉴藏家，有一本《南画北渡——清代书画鉴藏中心研究》²⁶，可惜错谬百出，只有文末所附的各家藏品辑佚表算是稍为踏实的工作。由于此书花了比较多的篇幅讨论梁清标、孙承泽和受益于他俩的宋荦本人，我必须把它列在这里。此外，傅申对王铎及清初北方鉴藏家²⁷、金红男对周亮工²⁸、邵彦和励俊对高士奇²⁹、章晖对王时敏³⁰、林婉瑜对孙承泽³¹、陆一中对曹溶³²等等，都作出了有益的

个案研究，其中有些非常优秀。这些著作对我或有抉发史实之功，或有启迪思路之效。很遗憾，包括卞永誉、安岐、顾复兄弟等在内的重要藏家都还有待研究³³，当时一般士大夫与鉴藏的关系也暧昧不明。至于乾隆以降，陆时化以下的各位鉴藏家及其著作³⁴，就更难谈得上有几个异代知音了。本书会涉及到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尽管视角可能有些出人意料。

与鉴藏家最为相关的内容，恐怕非艺术市场莫属。明末清初艺术市场的繁荣得到了诸多中外学者的关注。大家纷纷注意到估客、裱工和买家的活跃。这里当然又一次“不会过多涉及”这些内容，但读者在面对文中大量出现的具体书画藏品时，必须以艺术市场的活跃和艺术品流通的迅速为背景，最好还要认识一两位具体参与购求书画的“买手”。³⁵比如，我会提到为梁清标服务的王济之，梁氏让他出面帮宋荦谈过一次价格。具备一些对艺术市场的基本了解，有助于合理地斟酌这样的事情，考虑它究竟不过是偶尔绽开的一朵昙花，还是稍焉浮现的一角冰山。要讨论对古代书画的购买行为，势必还将涉及到价格问题，我们很希望拥有一个大概的参照系。但历来讨论物价的经济史著作都很少把书画当成重要的“物资”来关心，而艺术史学者能致力于此者也委实不多。李万康从他对项元汴旧藏书画的价格研究出发，完成了《中国古代绘画价格论稿》。³⁶这部书最大的问题是征集的样本太少，尽管如此，毕竟是凿空之作，依然值得参照。

许多研究都提到，古人购求古书画和“当代”书画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在本书的第二章，我会涉及一些康熙年间的“当代画家”，讨论他们和宋荦的关系。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位是王翬。欲了解当时的“画家群体”，林树中《清初金陵画派年表》³⁷非常好用。因为当时人们并不以籍

贯和地理分布自限，而南京又恰好是他们聚集的中心之一，所以这部书能帮我们拔起萝卜带起泥。关于王翬的讨论当然非常多，这里仅提出常熟理工学院退休教师赵平所作的《王石谷年谱》³⁸和《王翬吴历研究》³⁹，作为讨论王氏种种酬应行为的知识背景。这两部书，尤其是第二部，对王翬未免保护得再好了一些，不忍使他蒙受任何不好听的訾议。然而揭开那一层为乡贤讳的面纱，它们毕竟有补于史实。而高居翰的名著《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⁴⁰，非常生动地描述了画家们的创作、酬应等种种情形，翻过这部书的读者将会对本书中出现的身影们倍感亲切。

现在终于可以简略介绍一下所谓“宋荦研究”之成绩了。李凤花写过一部以《宋荦研究》⁴¹为名的硕士学位论文，这部论文通过阅读和整理文献，详细描述了宋氏的生平、仕途、交游、创作和爱好。很遗憾，书画鉴藏在其中竟成为掠水惊鸿，只被一笔带过。王树林和刘万华讨论过宋氏的撰作和刊刻情况⁴²，李凤花、黄玉琰等人评定过他在诗词上的成就。⁴³刘万华、贾光还共同完善了对宋氏生平事迹的整理，其成果是一部硕士学位论文《宋荦年谱》⁴⁴和分成三篇发表的长文《宋荦事迹征略》⁴⁵，在涉及宋氏的各种行迹时，这两种成果会时时帮助我们。关于宋荦的收藏，赵国英揭出宋荦与卞永誉在收藏与鉴赏方面旗鼓相当的地位，使我们注意到他在艺术史上的分量。⁴⁶张彬撮述了宋荦的仕途、交游、部分藏品和题跋等等⁴⁷，虽无发明，倒也有梳理材料之功。王照宇则着眼于收藏史上较少为人注意的帝王赏赐一端，指出宋荦藏品中多有出自宫廷旧藏者。⁴⁸王氏具有在较长时空中考察史实的眼光。他敏锐地发现，宋荦藏品中虽然有部分得之内府，而在其身后，又因为乾隆皇帝雅好收藏而由后

人次第进献回宫——本书会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证成、扩充和讨论这一点。徐春燕在泛论宋荦对收藏的兴趣之后，又主要侧重于他收藏宋元善本的事迹。⁴⁹但是此文如同我之前批评的那些清初鉴藏史研究论文一样，只把著名藏品拿出来挨个点名，却不作详细征考，以至于我们对宋氏的古籍收藏全貌仍然无所知闻。要之各专业的学者虽然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宋氏其人，却没能对他作出较为深入全面的探讨，艺术史也不例外。本书会根据一些过去未经使用的材料来改善这个现状。

在正式回到甲申（1644）国变，开始讲述漫长的故事之前，我还要谈谈最常用到的两个研究方法，以及本书在写作上的理想。由于大量涉及各种古籍引文，就必然遇到两类问题。一是某一种说法的源头究竟何在。不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考证几乎无从谈起。二是某一段文献除了呈现史实之外，还含有哪些丰富的意味。打个比方说，有时我们不仅想知道宋荦花多少钱买了一幅画，更想知道他是肉痛不已呢，还是喜滋滋地觉得自己捡了便宜。对于前者，史源学大有帮助。读者如果谙熟陈垣那本著名的《史源学杂文》⁵⁰，将会觉得本书第三章讨论观念史问题时所遵循的，就是他定下的原则——判断某种说法的正误，当先尽量找到头一个那样说的人，再去思考他在当时的情境和条件下，究竟为什么对了或者错了。我特地把这一点提出来是有原因的，因为清季民初有一个抄撮、整理、撰写和稗贩清朝轶事的热潮，在那些流播广远的杂著中，可以看到太多与康熙时代相关的材料。其实它们常常有遥远的祖本。从祖本到摹本一路捋下去，很能看出历史究竟是怎样任人打扮，越变越漂亮的；可是用摹本来说明最初的情况，基本上就是灾难。对于后者，我想借用杨树达提出的训诂学方法——既要“明义诂”，也要“审辞气”。⁵¹明